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石點頭 第五回 莽書生強圖鴛侶

秋月春花自古今，每逢佳景暗傷神。 牆邊聯句因何夢，葉上題詩為甚情。

帶缺唾壺原不美，有瑕圭璧總非珍。

從來色膽如天大，留得風流作罵名。

這首詩，是一無名氏所題，奉勸世人收拾春心，莫去閒行浪走，壞他人的閨門，損自己的陰鷲。要知人從天性中帶下個喜怒哀樂，便生出許多離合悲歡。在下如今且放下哀怨悲離之處不講，只把極快活燥脾胃的事試說幾件。假如別人家堆柴囤米，積玉堆金，身上穿不盡綾羅錦繡，口裡吃不了百味珍羞，偏是我愁柴愁米，半饑半飽，忍凍擔寒，這等人要尋快活，也不可。然又有一等有操守有志量的，齷齪樂道，如顏子簞瓢陋巷，子夏百結鶉衣，不改其樂，便過貧窮日子，也依原快活。

又假如別人家，文官做朝官宰相，武官做都督總兵，一般樣前呼後擁，衣紫腰金，何等軒昂，何等尊貴。惟有我終身不得發達，落於人後，難道也生快活。然又有一等人，養得胸中才學飽滿，志大言大，雖是名不得成，志不得遂，囂囂自得，眼底無人，依然是快活行徑。所以富貴兩途，不喜好的也有。惟有女色這條道路，便如採花蜂蝶，攢緊在花心這中，不肯暫舍。

又如撲燈飛蛾，浸死在燈油之內，方才罷休。

從來不好色的，惟有個魯國男子，獨居一室，適當風雨之夕，鄰家屋壞，有寡婦奔來相就，這魯男子卻閉戶不納。又有個竇儀秀才，月下讀書，有女子前來引誘，竇儀也只是正言拒絕，並不相容。才是真正見色不迷，盤古到今，只有此二人。

若是柳下惠坐懷不亂，就寫不得包票了。其他鑽穴逾牆，桑間濮上，不計其數。常言道：男子要偷婦人隔重山，女子要偷男子隔層紙。若是女人家沒有空隙，不放鬆些破綻，這男子總然用計千條，只做得一場春夢。當年有兩個風流俊俏苟合成婚的，一個是司馬相如，一個是韓壽。假若賈充的女兒，不在青鎖中窺覷韓壽，壽雖或輕鬆矯捷，怎敢跳過東北角高牆，成就懷香之事。假如司馬相如，雖則風流瀟灑，衣服華麗，若卓王孫的女兒，不去聽他彈那鳳求凰的琴曲，相如也不能夠同他逃走，成就琴台賣酒之事。所以淫奔苟合，都是女人家做出來的。然則一味推到女子身上去，難道男子漢全然脫白得乾淨，又何以說色膽大如天。皆因男子漢本有行奸賣俏之意，得了女人家一毫俯就意思，或眉梢遞意，眼角傳情，或說話間勾搭一言半語，或啞謎中暗藏下沒頭沒腦的機關。這男子便用著工夫，千算百計，今日挑，明日撥，久久成熟，做就兩下私情。總然敗壞了名節，喪失了性命，也卻不管，所以叫做是色膽如天。哪一個肯賢賢易色，詩云：

美色牽人情易惑，幾人遇色不為迷；

縱是坐懷終不亂，怎如閉戶魯男兒。

話說國朝永樂年間，廣東桂林府臨桂縣，有一舉人，姓莫名可，表字誰何，原是舊家人物。其父莫考，考了一世童生，巴不得著一領藍衫掛體。偏生到莫誰何，才出來應童子試，便得游癘人泮，年紀方得一十二歲。那時就有個姓王的富戶，倒備著若干厚禮，聘他為婿。大抵資性聰明的，知覺亦最早。這莫誰何因是天生穎異，乖巧過人，十來歲時，男女情慾之事，便都曉得。到進學之後，空隙處遇著丫環婢子，就去扯手拽腳，親嘴摸乳，討乾便宜。交了出幼之年，情竇大開，同著三朋四友，往花街柳巷去行踏。那妓女們愛他幼年美麗，風流知趣，都情願賠著錢鈔，與他相處。日漸日深，竟習成一身輕薄。父母愁他放蕩壞了，憂慮成疾，雙雙並故。

有個族叔，主張乘凶婚配，何期吉辰將近，王家女兒忽得暴疾而亡。莫誰何初聞凶信，十分煩惱，及往送殮，見妻子形容醜陋，轉以為僥倖。自此執意要親知灼見，擇個美妻為配。

所以張家不就，李家不成，蹉跎過了。他也落得在花柳中著腳。

想不到十九歲上，掙得一名遺才科舉入場，高高中了第二名經魁。那時豪門富室，爭來求他為婿。誰何這番得意，眼界愈高。

自道此去會試，穩如拾芥，大言不慚的答道：且待金榜掛名，方始洞房花燭。

因此把姻事閣起，忙忙收拾進京會試，將家事托族叔管理，相約了幾個同年，作伴起身。正值冬天，一路雨雪冰霜，十分寒冷。莫誰何自中榜之後，恣情花酒，身子已是虛弱。風寒易入，途中患病起來。捱到揚州，上了客店，便臥牀不起。同年們請醫調治，耽擱了幾日。誰何病勢雖則稍減；料想非旦夕可癒，眼見得不夠勾會試，眾人各顧自己功名，只得留下誰何。

吩咐他家人來元，好生看顧調理，自往京師應試去了。正是：

相逢不下馬，各自奔前程。

且說莫誰何一病月餘，直到開春正月中旬，方才全愈。也還未敢勞動，只在寓所將息。因病中夢見觀音大士，以楊枝水灑在面上，自此就熱病祛，漸漸健旺。店主聞說，便道：「本處瓊花觀，自來觀音極是靈感，往往救人苦難，多分是這菩薩顯聖。」誰何感菩薩佛力護佑，就許個香願，定下二月初一，到殿了酬。至期買辦了香燭紙馬之類，教來元捧著，出了店門，從容緩步，徑往瓊花觀來。看那街市上，衣冠文物，十分華麗。

更兼四方商賈雜沓，車馬紛紜，往來如織，果然是個繁華去處。

誰何一路觀玩，喜之不勝，自覺情懷快暢，想起古人「煙花三月下揚州」之句，非虛語也。不多時已到觀中，先向觀音殿完了香願，然後往各廟拈香禮拜。廣西土風，素尚鬼神，故此誰何十分敬信。禮神已畢，就去探訪瓊花的遺蹟。這瓊花在觀內后土祠中，乃唐人所植。怎見得此花好處，昔人曾有詩云：

百葩天下多，瓊花天上稀。

結根托靈祠，地著不可移。

八蓓冠群芳，一株攢萬枝。

香分金粟韻，色奪玉花姿。

浥露疑凝粉，含霞似襯脂。

風來素娥舞，雨過水仙歌。

淡容煙縷織，碎影月波篩。

一朝厭凡俗，羽化脫塵涯。

空遺芳跡在，徒起後人思。

那瓊花更無二種，惟有揚州獨出。至於宋末元初，忽然朽壞，自是此花世上遂絕。後人卻把八仙花補其地，實非瓊花舊物。此觀本名蕃釐，只因瓊花著名，故此相傳就喚做瓊花觀。

古今名人過此者，都有題詠。誰何玩視一番，即回寓所。過了兩日，又去訪隋怨迷樓的遺址。遂把揚州勝處，盡都游遍。那時情懷大舒，元神盡復，打動舊時風流心性，轉又到歌館妓家，倚紅偎翠，買笑追歡。轉眼間已是二月中旬，原來揚州士女，每歲仲春，都到瓊花觀燒香祈福，就便郊外踏青遊玩。誰何聞得了這個消息，每日早膳飯後，即往觀中，東穿西走，希冀有個奇遇。那知撞了幾日，並沒一毫意味。卻是為何？假如大家女眷出來燒香，轎後不知跟隨多少男女僕從。一到殿門，先驅開遊人，然後下轎。及至拈香禮拜，婢僕們又團團簇擁在後。

縱有佳麗，不能得觀面一見，那裡去討甚便宜？就是中等人家，有些顏色的，恐怕被人輕薄，往往趁清晨遊人未集時先到，也

不容易使人看見。至若成群結隊，憑人挨擠的，不過是小戶人家，與那村莊婦女，料道沒甚出色的在內。所以誰何又看不上眼了。

到二月十九，乃是觀音菩薩成道之日。那些燒香的比尋常更多幾倍，直擠到午後方止，遊人也都散了。莫誰何自覺倦怠，走到梓潼樓上去坐地。這瓊花觀雖有若干殿宇，其實真武乃治世福神，是個主殿，觀世音菩薩救人苦難，關聖帝君華夷共仰，這三處香火最盛。這梓潼只管得天下的文墨，三百六十行中惟有讀書人少，所以文昌座前，香煙也不見一些，甚是冷落。莫誰何坐了一晌，走下樓去。剛出廟門，方待回寓，只見一個美貌女子，後邊隨著一個丫鬟，入廟來燒香。舉目一觀，不覺神魂飄蕩，暗道：「撞了這幾日，才得遇個出色女子，真好僥倖也！」

你道這女子，是何等樣人家？原來這女子，父親複姓楔斯，曾官員外郎。他祖上原是色目人，入籍江都，因複姓不好稱呼，把楔字除下，只以斯字為姓。這斯員外性子有些倔強，與世人不合，壞官在家。只生此女，小字紫英，生得有些絕色。員外夫人平氏，三年前有病。紫英小姐保佑母親，許下觀世音菩薩繡幡為一對。不想夫人祿命該終，一病不起。夫人雖則去世，紫英的願心，終是要酬。到這時繡完了幡，告知父親要乘這觀音成道之日，到觀裡了願。這斯員外平昔也敬奉菩薩，又道女兒才得十五歲，年紀尚幼，為此許允。料到上午人眾，吩咐莫要早去。只是斯員外平昔要做清官，宦囊甚薄。及至居家，一毫閒事不管，門庭冷淡如冰。有幾個能事家人，受不得這樣清苦，都向熱鬧處去了。只存下幾個走不動的村莊僕婢，教他跟隨小姐去燒香上幡。那兩個僕婦梳妝打扮起來，紫英小姐仔細一觀，分明是鬼婆婆出世，好生煩惱，說道：「若教這婆娘隨去，可不笑破人口。」因此只教貼身的丫頭蓮房，同著兩個村僕，跟隨轎子。

到了觀中，服事小姐上了幡，又到正殿關帝閣燒了香。後至梓潼樓，見此處冷落，沒有遊人，兩個僕人，各自走去頑耍了。不想落在莫誰何眼中，恨不得就趕近前去，與他親熱一番。

因見行止舉動，是個大人氣象，恐惹是非，不敢相近。想起文昌樓後是董仲舒讀書台，這所在沒人來往，或者這小姐偶然轉到此處遊玩，何不先往台下躲著，等候他來。飽看一回。因是終日在那觀中串熟，路徑無所不知，故此折轉身來，先去隱在讀書台下。這董仲舒當年為江都王相，江都王素性驕倨好勇，仲舒以禮去匡救，江都王遂改行從善。為此揚州建造起此台，塑起神像，就名董仲舒讀書台。這一發不是俗人曉得的，所以人都不到，那知到成就了莫誰何的佛殿奇逢。

且說紫英小姐，到梓潼樓上拈香，見爐中全沒些火氣，終是大人家心性，吩咐蓮房教伴當們取些火來。蓮房答應下樓叫喚，一個也不見。心里正焦，不道小使又急起來，東張西望，要尋個方便之處。轉過樓後，穿出一條小徑，顯出一所幽僻去處。只見竹木交映，有幾塊太湖假山石，玲瓏巧妙，又大又高，石畔斜靠著一株大臘梅樹。蓮房道：「我家花園中，到沒有許多好假山石，也沒有這樣大臘梅。」隨向假山石畔，蹲下去小解。當初陶學士，曾有一首七言色句，卻像為這丫頭做的。詩云：

小小佳人體態柔，臘梅依石轉灣幽。

石榴殼裡紅皮綻，進出珍珠滿地流。

解罷，急急回轉，奔上樓來回覆。紫英正等得不耐煩，埋怨他去得久了。蓮房道：「伴當一個也不見，連轎夫通走開了，小姐將就拜拜罷。」紫英隨向冷爐中拈了香，拜罷起來，蓮房想著後邊景致，要去玩耍，上前說道：「小姐，這樓後有假山樹木，十分幽雅，到好耍子。小姐何不去走走？」紫英道：「你怎生見來？」蓮房道：「才因要小解，方尋到那裡。」紫英道：「不成人的東西，倘被人遇見，可不羞死。」蓮房道：「這所在甚是僻靜，並不見個人影。望去又有個高台，想必台上還有甚景致。」紫英終是孩子家，見說所在好玩耍，又沒有人往來，不合就聽信了。隨下樓穿小徑，步人讀書台下，果然假山竹木，清幽可喜。轉過太湖石，走上台去看時，卻是小小一座殿宇，中間供著一尊神道。殿外左邊是一座紙爐，右邊設一個大石蓮花盆。

蓮房因起初小解了，走過來淨手。把眼一觀，說道：「小姐你來看這盆中的水，一清徹底，好不潔淨。何不淨淨手兒？」

「紫英道：「我手是潔淨的，不消得。」蓮房道：「恁樣好清，就淨一淨手好。」紫英又不合聽了丫頭這話，便走來向盆中淨手，蓮房忙向袖中摸出一方白綢汗巾，遞與小姐拭手。這裡兩人卻正背著淨手耍子，不想莫誰何卻逐步兒閃上台來，仔細飽看。紫英試了手。回過身，面前卻見站著個少年，吃了一驚，暗自懊悔道：「我是女兒家，不該聽了這丫頭，在此閒走。」低低向蓮房說道：「有人來了，去罷。」欲待移步，蓮房見莫誰何正阻著去路，這丫頭到也活變，說道：「小姐手已淨了，燒了香去罷。」引著紫英倒走入殿裡。紫英也不知董仲舒是甚菩薩，胡亂就拈香禮拜，拜罷轉身出殿。

此時莫誰何意亂魂迷，無處起個話頭。心生一計，說道：

「我也淨一淨手，好拈香。」將手在盆中攪了一攪，就揭起褶子前幅來試手，裡邊露出大紅衣服。原來莫誰何連日在觀中閃游，妄想或有所遇，打扮得十分華麗。頭上戴的時興荷葉縐紗巾，帖肉穿的是白綢汗衫，襯著大紅縐紗襖子，白綾背心，外蓋著藕絲軟紗褂子。這原是在家預先備下，打帳中了進士，去赴瓊林宴，謝座師會觀年時，賣弄少年風流。那知因病不能入試，卻穿了在瓊花觀裡賣俏。假如此時紫英燒香拜罷轉身便走，這莫誰何只討得眼皮上便宜，其實沒賬。那知斯員外平日處家省儉，凡衣服飲食，一味樸素，不尚奢華。因此小姐從幼習慣，也十分惜福。這時走出殿來，抬眼見莫誰何揭褶子拭手，不覺起了一點愛惜之意，暗道：「這秀才好不罪過，如此新衣，便將來拭手，想必不會帶著汗巾。」千不合萬不合，回頭叫蓮房把這白綢汗巾，借與他拭手。誰何錯認做小姐有意，一發魂不著體，接過來一頭抹手，一頭說道：「煩姐姐致謝小姐，多蒙美情，承接汗巾了。」袖裡摸出錠銀子，遞與蓮房道：「些微薄儀，奉酬大德。」蓮房原有主意，不肯接受，轉身要走。卻被那莫誰何一把扯住，將來推在袖裡，飛也似先奔下台，把梓潼樓後門頂上。

蓮房急回身向小姐說，這秀才如此如此。小姐變起臉來喝道：「賤丫頭，怎的不對他說，我是斯員外家，那個希罕你的銀子。」蓮房見小姐發怒，趕下台把小姐所言，說與莫誰何，將銀子遞還。莫誰何卻不來接，說道：「你既是斯員外家，不希罕我這銀子。可知我是會試舉人，難道沒有幾件衣服，要你小姐替我愛惜，把汗巾兒與我揩手。」蓮房見他說話不好，也不答應，將銀子撒在地下，奔上台來，說道：「銀子撒還他了，這人又不是本處人，自稱是會試舉人，說話好生無理，我也不睬他。」紫英道：「這便才是。至此已久，伴當們必然在外尋覓，快些去罷。」蓮房隨扶著小姐走下台階，轉過太湖石，只見莫誰何當道攔住，說道：「小姐慢行，還有話講。」驚得紫英倒退幾步，轉身隱在太湖石畔，吩咐蓮房對他說：「既稱是會試舉人，須是讀書知禮，為甚阻我歸路，是何道理？」蓮房將話傳說。莫誰何笑嘻嘻的道：「小生家本廣西，去此幾千里，何意與小姐邂逅相遇，豈不是三生有緣。但求小姐覷面見個禮兒，說句話兒，就放小姐去了，別沒甚道理。」蓮房將這話回覆了。紫英大怒，又教蓮房傳話說：「你是廣西舉人，只好在廣西撒野，我這揚州卻行不去。好好讓我回去便罷，若還再無理，叫家人們進來，恐傷了你體面。況我家員外，性子不是好惹的，回去稟知，須與你干休不得。」

莫誰何聽了，心生一計，說道：「你小姐這話，只好嚇嚇裡人，憑你斯員外利害，須奈何不得我遠方舉人。進來的門戶，俱已塞斷，就有家人伴當也飛不入來，也不怕你小姐飛了出去。」

還有一說，難道我央求了你小姐半日，白白就放了去，可不淡死了我。若不肯與我見禮講話，賣路東西，也送些遮羞，才好讓你去。不然就住上整年，也沒處走。」蓮房又把這話回覆了。紫英心中煩惱，埋怨蓮房，便接口道：「你哄我到此處，惹出這場是非。」那丫頭嘴兒卻又來得快，說道：「先前說起，其實蓮房不是。但教將汗巾與他拭手，這卻是小姐的主意。」紫英被這句話撐住了口，懊悔不迭，又恐他用強逼迫，將如何之。

心裡慌張，沒了主意。又不合向袖中，摸出一個紅羅帕兒，教蓮房送與莫誰何，傳話說：「相公是讀書君子，須達道理。彼此非親非故，萬無相見之事。綾帕一方，算不得禮數，權當作開門錢罷。」

莫誰何接帕在手，笑道：「我又不是瓊花觀裡管門的人，為何要開門錢。汗巾是你的，如今羅帕是小姐的，都是真正表證。小姐容我相見便罷，不容時，將便將此表證對你家員外說知，大家弄得不清不白，但憑你去與小姐算計。」蓮房是個丫頭家，膽

子小，聽了這話，嚇得心頭亂跳，飛奔來對小姐說：

「這事越弄得不好，此人如此撒野。小姐若不與他相見，倘若真個對員外說知，可不連累蓮房，活活打死。胡亂見個禮兒，央告放歸去罷。」紫英知道自家多事，一發悔之無及，躊躇一回，沒奈何只得依了蓮房，走出太湖石畔。蓮房把手招道：

「我小姐肯了，與你相見。」莫誰何喜得滿面生花，向前深深作揖。紫英背轉身，還個萬福。莫誰何作揖起來，又手說道：

「小生本是廣西桂林府臨桂縣新科舉人，姓莫名可。因上京會試，路經貴府，聞小姐美貌無雙，因此不願入京，僑寓此地，欲求一見。不想天還人願，今日得與小姐相會於此，真是夙緣前契。又蒙惠贈綾帕，小生當終身寶玩。但良緣難再，後會無期，小姐怎生發付小生則個。」

紫英聽了這些話，漲得滿臉通紅，又惱又好笑，暗道這是那裡說起，向蓮房附耳低道：「你可對他說，方才說見個禮，便放我去。如今禮又見了，還要怎的。」蓮房把這話說與，莫誰何道：「小生別無他意，只要小姐安放得小生妥貼，不然就死也不放小姐去。」紫英此時進退兩難，暗自歎道：「罷，罷！這是我前世冤孽了。」就教蓮房低低傳說道：「三月初一，是夫人忌辰修齋。初三圓滿，黃昏時候，菩薩送焚化時，在門首相會，自有話說。」莫誰何得了這話，分明接了一道聖旨，滿心歡喜，又道：「小姐莫非說謊？」紫英又傳話道：「如若失信，那時任憑你對員外說便了。」莫誰何點點頭兒，連忙又作個揖道：「小姐金口御言，小生鑄刻五內了。」道罷，急忙去開了梓潼閣後門，仍閃入林木中藏躲。紫英此時看了這個風流人物，未免也種下三分憐愛。雖則如此，終是女兒家，驚地遇這沒頭沒腦的事體，面上紅一回，白一回，心頭上一回，下一回，跳一個不止，與蓮房急急走出梓潼樓下。那伴當轎夫，因不見了小姐梅香，驚天動地的找尋，也不知有多少時候了。紫英不敢再復遲延，疾忙上轎還家。到了房裡，還是恍恍惚惚的。

詩云：

火近煤兮始作災，木先腐朽蠹方胎。

桃花不向源流出，漁棹何緣得入來。

且說莫誰何，雖得了小姐口語，也還疑疑惑惑，不知是真是假。這幾日一發難過，扳指頭的到了三月初一，便到斯家門首打探，真個在家修齋。心裡喜歡道：「這小姐端的不說假話，此事多分有望。」心下又轉一念，從前門走到後門，東邊看到西邊。前門是官街，後門是小街，東邊通哪一個城門，西邊近哪條河路，都看在眼裡。到初三傍晚，悄悄地來元的青衣小帽穿起，閃出店門，徑至斯家門首。等到了黃昏時候，還不見送佛，好生著忙。又想到總然送佛，又不知小姐果然出來否，驚疑不定。哪知是夜紫英小姐心上驚疑，比莫誰何更多幾十倍。

他與蓮房商量，欲得出去，恐怕弄出事來。欲不出去，又恐執了綾帕為證，果然放刁撒潑，依然名聲不好。蓮房說道：「我看這人行徑，風流其實風流，刁潑其實刁潑，小姐思想也不差。

以我看起來，還是送佛之時，出去走一遭。只要使他一見，你便掣身進來。既見得不失信，那眾人矚目之地，他也不敢扭住你。」事到其間，紫英只得依著蓮房而行。是夜是圓滿之日，和尚家也有香火，親族中都有來隨喜的，俱有家僮小廝跟隨迎候。莫誰何這打扮，也像跟隨服役的一般。

張家認道是李家，李家認道是張家，那裡分辨得清。約莫黃昏將盡，和尚送佛出來焚化，紫英卻閃在門旁，遮遮掩掩的張望。

莫誰何在人群中，目不轉睛，望著門裡瞧。見小姐站在門旁，便蹙過身來，踏上階頭，兩下剛打個照回。蓮房情知兩邊看見，即扯小姐進去。小姐轉身便走。此時和尚祝頌未完，鼓鉦聲喧，人人都仰面看著和尚，那裡管甚別事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莫誰何見小姐轉身，他卻乘個空隙，颯的鑽入門裡。也是緣分應該，更無一人看見。誰何跟著小姐腳步，直到房裡。彼時若有一人撞見，可不是貪夜入人家，非奸即盜，登時打死不論。怎當他拚著性命緊緊走，這才是色膽如天，便就殺一刀，也說不得了。

小姐看見莫誰何進房，魂也不在身上，又恐怕有人看見，怎生是了。不顧休面，只得同蓮房橫身推他出去。莫誰何是個後生男子漢，這兩個女子，怎推得動。莫誰何開口道：「小姐不要性急，不要著忙，待我說句話。」蓮房手掩住他口道：「這所在豈是你講得話的？」莫誰何道：「就講不得，只得容我講一句。我本嶺右舉人，會試過此，因慕小姐才色，棄了功名，在此守候。不期天賜良緣，得見於董仲舒讀書台下，蒙小姐賜以囉帕表記，約我今夜相會，故冒萬死到此。我已拚這連科及第的身子，博個點額龍門，求凰到鳳，難道你不肯？」說罷，就跪將下去。小姐道：「誰要你跪，誰要你拜，快些出去！」莫誰何道：「到此地位，怎生還好出去。我想出去也是死，小姐若還不肯，也是死。死在小姐房門外邊中，不如死在小姐臥房之內。」說罷在襪中抽出一把解手刀，望喉下便刺。嚇得小姐三魂六魄，都不在身上，用手來奪。誰何放下刀攔腰抱定，一隻手早已穿入錦襠，摸著小姐海棠未破的蓓蕾。此時無奈何，只得憑他舞弄。蓮房緊守在房門外，察聽風聲。但見：

一個是南宮學士，一個是東閣佳人。南宮學士，慕色津津，不異渴龍見水；東閣佳人，懷羞怯怯，分明宿鳥逢巢。一個未知人道，那解握雨攜雲；一個老練風情，盡會憐香惜玉。直教逗破海棠紅點點，顛翻玉樹白霏霏。

是夜成就好事，總然未曾慣經，少不得瓜熟蒂落。到明夜，誰何又去勾搭蓮房，蓮房見小姐允從，有何推拒。自是上和下睦，打成一片。日裡藏放牀後影壁中，夜深人靜，方才出來，因此家中並無知覺。只是丫頭們送茶飯進房，卻是一番干紀。

小姐日夜憂心，惟恐敗露。況兼莫誰何本是狂放，在牀壁間，住了十數日，也覺昏悶。商議逃還桂林，計較已定，收拾細軟，打起包裹。小姐、蓮房與誰何一般打扮，乘夜開了後園門，從小街出去。這些路道，誰何已探認得爛熟，只是走走慌忙，遺失了一隻鞋兒。出了後門，輕車熟馬，直到關上，僱了船隻，徑歸廣西。連家人來元，不能相顧了。詩云：

桑間濮上事堪羞，卻以鴛鴦作好逑；

皂染素絲終不白，逝東流水幾回頭。

卻說斯員外，不見了女兒及貼身的蓮房，情知是私情勾當，不好沸沸洋洋，上下瞞得水泄不通。但恐怕胡通判家來討親，無以抵對。湊巧有個丫環蘭香，感了傷寒病症，這丫頭到有四五分顏色，斯員外心思一計，下了一服不按君臣的湯藥，頃刻了帳。托言小姐病死，報與胡通判家。胡家差著女使來探喪，那女使從不曾認得小姐，那個曉得不是正身。斯員外從厚殯殮，極其痛哭。七七誦經禮懺，大是破費，親友都來慰唁。胡通判的孫子，雖不曾成親，孝服來祭尊，胡通判也親來門上。一場醜事，全虧這替死鬼掩飾過了。正是：

張公吃酒李公償，鳩殺青衣作女亡。

泉台有恨無從訴，應指人間罵莫郎。

卻說來元自三月初三傍晚，家主忽地出去，一夜不歸，只道熬不得寂寞，又往妓家尋歡去了。吃了早晚，打點尋問去迎接，卻不見了衣冠。心裡奇怪，難道是家主穿了去不成？及至四面去迎接，竟沒處去問。一連過了五六日，來元也尋夠不耐煩了，只得聽其自然。又過了一日，早起去登東廁，見地下有個黃布包袱。拾起看時，中間線繡著「永興號」三字，暗道：

「造化，造化！好個大包袱。提來包衣服也好，包米也好，做被單蓋也好。」歡歡喜喜，拿回下處。看看過了二十多日，家主終是不歸，柴米吃完了，袋內又無銀錢。想道：「他不知在何處快樂，我卻在此熬苦。如今連米也沒得吃，難道忍餓不成？」

且把他兩件衣服，去當兩把銀子，買些柴米動動勞腥，再作區處。」遂取出兩件綢褶子來，恐怕典當中污壞了，就將拾的這個黃布包袱包起。鎖了門，走出店門。

心上想往那一家去當好，又想有貨不愁無賣處，既有了東西，那家不可當，計較怎的。也是他合當晦氣，有沒要緊的，隨著腳兒闖去，不想卻穿到斯家。在那宅後小街裡，見一帶礮砂石牆，一座小門樓上，有一個匾額，寫著「息機」二字，兩扇園門，半開半掩。來元知是人家花園，挨身進去一看，正當三月正旬，綠陰乍濃，梅子累累，垂楊上流鶯宛轉，石欄邊牡丹盛開。來元道：

「我家臨桂縣裡，此時一般也有鶯鶯柳色，只是不得歸去。」方想之間，忽見柏屏下一隻淡紅鞋子，拾起一看，認得是家主穿的，為何落在此處。心上驚疑，口裡自言自語，欲行不行的，在那裡沉吟。那知斯員外因失了女兒，雖則托言病死，瞞過外人，心上終是鬱鬱不樂，又沒趣，又氣憤，正在後園閒步散悶。驀見來元手執鞋子，在那裡思想，員外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，直撞入後門來，莫不是要做賊？」教家人拿住了，才喚一聲，幾個村莊僕人，趕出來不問情由，揪發亂踢，播拳打嘴。來元道：「莫打，莫打！我也是舉人相公的管家。」眾人聽說這話，就住了手。

員外問道：「揚州城裡有數位舉人相公，你到底是哪一家？」來元道：「我們不是本州地舉人，是廣西桂林府臨桂縣莫舉人。」員外道：「既是別處，那裡查帳，只問你在這時做甚麼？」來元道：「我家相公，上京會試，自上年冬月間至此，今年三月初三出門，將及一月，不歸下處。我因缺了柴米，只得將幾件衣服，當錢使用，乘便尋問相公在何處快活。經過這裡，看見是一座花園，進來看看。偶然在柏屏下，拾得這只鞋子，是我相公穿的，故此疑惑。」員外把鞋一看，心裡暗想道：「穿這樣鞋子，便是輕薄人了。」又問：「你相公既是舉人，為何不去會試？」來元道：「只為途中患病，就此住下，所以錯過考期。」員外道：「你相公多少年紀，平昔所好甚的？」來元道：「我相公年紀才二十歲，生得長身白面，風流蕭灑。琴棋詩畫，無有不精，雪月風花，件件都愛。」員外聽說，心下想道：「原是個不循規矩的人。但為甚他的鞋子，倒遺在我家，莫非我女兒被他誘引去了？只是我女從來不出閨門，也無由看見。」又想到：「二月十九，曾至瓊花觀上幡。除非是這日，私期相約的，事有可疑。只是既瞞了別人，況且家醜不可外揚，不能提起了。」對來元道：「你既不是賊，去罷，不要在此多嘴。」

來元提了包袱，連這只鞋子，出了園門，走到一個典鋪裡來當銀。這典鋪是姓程的徽州人所開，正在斯員外間壁。店中主管，將包袱打開一看，見中間有「永興號」三個繡字，便叫道：「好了，我家失的東西，有著落了！」店中人聞言，一哄的都走來觀看，齊道：「不消說起是了。」取過一條練子，向來元頸項上便套。來元分訴時，劈嘴就是兩個巴掌，罵道：「你這強盜，賊證現在，還要強辯。」原來三月十九四更時分，這鋪中有強盜打入，劫了若干金銀，餘下珠寶衣服，一件也不要。這包袱也是盜去之物，不知怎地棄下了。來元拾得，今日卻包著衣服來當，撞在網中。不由分說，一索捆著，交與捕人，解到江都縣中審問。來元口稱是莫舉人家人，包袱是三月二十日早間拾的。知縣也付度，既動其家，如何就把賊物到他鋪中來當？此人必非真盜，發去監禁，著捕人再捕緝去候結。那知斯員外聞知此事，又只道。女兒隨了強盜去，無處出這口氣，致書知縣，說來元早晨，又潛入園中窺探，必是真盜無疑。知縣聽了，吩咐提出來元再審。來元只稱是莫舉人家人，知縣問：

「今莫舉人在何處？」來元實說道：「三月初三出去了，至今不知何往。」知縣笑道：「豈有家主久出，家人不知去向之理，明是胡言了。」夾棍拶子，極刑拷問。來元熬不過痛苦，只得屈招，伙結同盜，分贓散去。知縣終道是只一包袱，難入其罪，仍復發監，嚴限捕人緝獲群盜，然後定奪。

來元監在江都獄中，因不曾定有罪名，身邊無錢，又沒親人送飯，眼見得少活多死。虧了主處主人朱小橋，明知是莫舉人的管家，平昔老成謹慎，何曾一夜離了主處，平白裡遭此橫禍，所以到做個親人照管他。又到獄中安慰道：「你相公還有許多衣服鋪陳箱籠，事急可以變賣，等待他來時，自見明白。」

「來元含淚作謝。自此安心在監中，將息身子，眼巴巴的望著家人來搭救。正是：

燒龜欲爛渾無計，移禍枯桑不可言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莫誰何攜了紫英、蓮房，歸到臨桂縣，只說下弟回來，在揚州娶下一妻，買下一婢。三黨朋友，都不知其中緣故。自古私情勾當，比結髮夫妻恩愛，分外親熱。到家數月，生下一子。第二年又生下一子。蓮房雖則討得些殘羹剩飯，不知是子宮寒冷，又不知是不生長的，並無男女胎氣。又可笑莫誰何，自得紫英之後，盡收拾起胡行亂走，只在六尺地上，尋自家家裡雄雌。其年二十二歲，又當會試之期，十月中收拾起身赴京。紫英臨別時，含笑說道：「此番上京，定過揚州，再不要到瓊花觀中擔閣。」蓮房道：「瓊花觀中倒不妨擔閣，只不要到董仲舒讀書台石蓮盆中洗手。」他兩個原是戲話，卻提醒了他二年前無賴事情，冷汗直流，默然無以為對。沉吟半晌，方說道：「此番若便道再過揚州，只要問來元下落，其他兒女情事，我已灰心懶意了。不必過慮。」兩下分手，望京進發。一路饑餐渴飲，夜宿曉行，來到京城。三場已畢，一舉成名，登了黃甲。觀政三月，選了儀徵縣知縣，領了官憑，即日赴任。經過揚州，便是鄰縣界內。先自私行，到舊時下處，三年光景，依稀差不得幾分。主人朱小橋看見，一把扯住說道：「莫相公，你一向在那裡？害得盛價，被程徽州家陷作強盜，好不苦哩。」從頭至尾，備細說出。莫誰何道：「莫高聲，我有道理。我前番一時趕不著會試，心上焦躁，暫時往別處散悶。不想一去三年，害了小價。我今得中進士，現選儀徵知縣，待到任之後，再作理會。」朱小橋見說已是鄰近知縣，就磕頭跪下。莫誰何挽住，說：「舊日相處，休行此禮。」又說：「到任要緊，不得在此留連，你莫洩漏此事，也不要先對來元說知。倘日後小價出監，定來尋你，你悄悄地送到儀徵來，自當重酬。」言罷，即下船到儀徵上任去了。過了數日，差家人到廣西，迎接紫英、蓮房到衙。其年新巡按案臨，乃莫誰何的座主，兩個得意師生，極其相契。莫誰何將來元被陷，實情訴上，到秋後巡按行部揚州，江都縣解審。

巡按審到來元一起，反覆無據，即於文卷上批道：

盜劫金寶，而委棄其包袱。道路之遺，來元拾之。此人棄我取，非楚得楚弓也。眾盜既無所獲，而獨以來元為奇貨，冤矣。仰江都縣覆審開豁。

文到江都縣，提出來元再審。其時程徽州已不在揚州開鋪，知縣開放來元，口裡道：「可恨失主不在，還該反坐他誣陷才是。」

來元歸到下處，見了朱小橋作謝。只道是天恩大赦，那知就裡緣由，朱小橋一一與他說知了。連夜起身，送到儀徵縣，朱小橋在外歇宿。來元傳梆入衙，見了家主，跪下磕頭。將被陷害刑苦情，說了又哭，卻哭得個黃河水清，海底迸裂。莫誰何道：「雖則是家主拋棄，你也須認自家晦氣。」來元哭罷，方才拜見紫英夫人。聽了聲音，說道：「奶奶到也是揚州人，老爺幾時娶的？」莫誰何良心還在，滿面通紅，只說：「娶久了。」當日先與大酒大飯，吃個醉飽。又發出了三十兩銀子，差人送與朱小橋酬勞。莫誰何從此改邪歸正，功名上十分正氣，風月場盡都冷冷淡淡。一日與紫英說：「來元為我受了三年牢獄之災，甚為可憐。他今年長了還沒有妻子，蓮房雖一向伏侍我，卻喜不曾生育。我欲將伊配與來元，打發他兩人回去管家。」

也得散誕過些快活日子，免得關在衙門裡，不能轉動。」此時蓮房假意不肯，其實本性活動，一馬一鞍，有何不可。紫英又落得做個人情，是夜即把兩人婚配，一般拜堂，一般坐牀，一般吃同羅杯。雖不是金榜題名，也算是洞房花燭。成親之後，一般滿月，然後打發起身。歸到廣西，一般是雙回門，雖非衣錦還鄉，也算榮歸故里。正是：

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。

且說紫英在儀徵縣住了一年，對丈夫道：「自從隨你做此勾當，勉強教做夫妻，終身見不得父母。我母親早死，今父親想還在堂。我想儀徵縣到江都，不過百里之遙，怎生使我見父親一面也好。」言罷暗暗流淚，自羞自苦。莫誰何道：「奶奶莫性急，待我從容計較。」不一日，為公務來到揚州，即便至斯員外家來拜謁，傳進名貼。員外見寫著晚侍教生莫可頓首拜，只道是鄰邦父母，出來迎接，那知道是通家女婿。莫誰何久坐不起，斯員外只得具小飯款待。席間偶然問道：「老父母是具慶否？」大凡登科甲的，父母在便謂之具慶。若父在母喪，謂之嚴侍；母在父喪，謂之慈侍；父母雙亡，即謂之永感。莫誰何聽得此語，流下淚來道：「賦性不辰，兩親早背，至今徒懷風木之感。」斯員外道：「老父母早傷父母，學生老無男女，一般淒楚。」言罷，也不覺垂淚。這一席飯，吃得個不歡而罷。臨別時，莫誰何道：「從此別去，又不知何日相逢。倘不棄敝縣荒陋，晚生當掃門相待。」員外道：「寒家祖塋，在棲霞山下。每到春日祭掃，道經貴縣，今後當來進謁。」言罷即別。明年三月間，員外果來儀徵答拜。莫誰何知道，報與紫英，說：「你父親今日來到，還是相見或不相見？」紫英道：「我念生身養育之恩，只得老著面皮去見他。」

莫誰何聽罷，一面吩咐整酒，一面迎接斯員外到衙中飲宴。飲到中間，莫誰何道：

「晚生有句不識進退之語相懇。」斯員外道：「有甚見教？」莫誰何道：「忝在通家之末，今而後當守子婿之禮，敝房要出來拜見。」斯員外道：「這怎敢？」說未了，只見紫英出來，撲地就拜。斯員外老人家，眼不甚明，一時也跪下去。起來一看，大聲嚷道：「為何，為何？怎麼，怎麼？可怪花園中，遺下桃紅鞋子，說是莫舉人的，到此方見明白。」說罷，恨恨不絕。幾年不見，並非喜自天來，只見怒從心起。已而歎道：「生長不長進，怨不得別人。」乃對莫誰何道：「當初我不肖之女，被壞廉恥，傷風化，沒脊骨，落地獄，真正強盜拐去的日子。我只得托言不肖女死，瞞過胡通判家了。今後若泄漏此情，我羞你羞，從此死生無期，切勿相見。」言罷，拂衣而出。把一個無天無地的莫誰何，罵得口不噴聲，含著羞慚，送斯員外出去。紫英回到臥房，也害了三個月說不出問不明的病症。

從此秋去春來，莫誰何滿了三年之任，次第升官，直做到福建布政使。追咎少年孟浪，損了自家行止，壞了別人閨門，著實嚴訓二子，規矩準繩，一步不苟。大的取名莫我如，小的名叫莫我似。一舉連科，同榜少年進士。並做京官。何期大限到來，莫誰何在福建衙門得病。此病生得古怪，不是七情六欲，不是濕然風寒，不是內傷外感。只是昏沉焦躁，常時嘻笑狂歌，槌胸跌背，持刀弄劍，刺臂剜肉，稱有鬼有賊有奸細。紫英早暮伏侍，不敢遠離。一日睡在牀上，倏然坐起說道：「我非別神，乃是瓊花觀伽藍。當初紫英前身，是江都大財主，莫可是桂林一娼婦。財主許了娼婦贖身，定下夫妻之約。不期財主變了此盟，徑自歸了揚州。婦人憤恨自盡。故此男托女胎，女轉男身，有此今生之事。莫可今生富貴，兩子連登，是前生做娼妓時，救難周貧，修橋造路，所以受此果報。臨終時惡病纏身，乃因平白地強逼紫英使他不得從，壞此心術，所以有此花報。

果報在於後世，花報即在目前，奉勸世人早早行善。」言罷又復睡倒，仍然還莫誰何本色，霎時間嘔血數升而死，嗚呼哀哉！

紫英聽伽藍神顯聖，又是一番驚異。殯殮莫誰何，扶柩歸廣西。來元夫婦迎接，蓮房感念舊情，也十分慘戚。卻遇二子奔喪也到，剛剛三年孝滿，紫英亦病，呼二子在牀前吩咐道：

「父生臨桂，母出江都，魂夢各有所歸，緣牽偶成今世，即此便是遺囑。」言罷，就絕了氣。二子見說得不明不白，只道是臨終亂命，不去推詳。那知紫英心上，倒是個至死不昏之人，亦是瓊花觀伽藍點化之言也。後人有詩道是好，詩云：

男女冤牽各有因，風情裡面說風情。